



飞鸣集

鲁迅辨析

石祥



冯壮波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鸣集：鲁迅辨析/冯壮波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 8
ISBN 978-7-5014-5237-8

I. ①飞… II. ①冯…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I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5007 号



飞鸣集

——鲁迅辨析
冯壮波 著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22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371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14-5237-8
定 价：60.00 元

网 址：www.qzcbbs.com
电子邮箱：qzcb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护旌有赤子 慷慨赴义

（代序）

潘振同*

几年前，老同学冯壮波送我《麒麟皮下的马脚——话说〈话说周氏兄弟〉及其他》一书，今年又送我新出版的《不平则鸣——与周海婴父子谈鲁迅》，都是针对研究鲁迅的某些所谓专家学者或权威的“研究成果”所写。读后才知道，我以为早已风平浪静的鲁迅研究领域，原来又暗流涌动，甚至月黑风高；我以为众望所归的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原来又泛起一波肆无忌惮的质疑、非议、歪曲，乃至意在沛公的沉渣。于是有感而发，写下《水龙吟》词以赠老同学：

五十年前同窗，五十年后重叙谊。
霜颜鹤鬓，剑眉炯目，沧桑砥砺。
履涉河岳，卷阅春秋，笔耕天地。
泼血墨素笺，微言大义，析鱼龙、捧珠玉。
澄澈文明世界，无可非、飘英舞絮。
偏有神圣，鹿马哓哓，误人子弟！
冰心玉壶，激浊扬清，斯人奋臂！
行大道，护旌正需赤子，慷慨赴义。

我与壮波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在那个黑云压城、天灾人祸交相肆虐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依度日的小伙伴。此后多年天各一方，因“文革”而失去了联系。多少年来，众里寻他千百度，想不到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偶然的时机，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那时，他早已由一名军人变成一名捍卫人民安宁、维护社会秩序的光荣的公安民警。以后的交往时密时疏。有一段时间，来往似乎少了。当他将《麒麟皮下的马

* 潘振同，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某局副局长、《中国档案报》正局级副总编、国家档案局正局级领导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历史编写组第一副组长（主笔）、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脚——话说〈话说周氏兄弟〉及其他》一书送到我案头时，我才知道他“面壁十年图破壁”——读鲁迅、研究鲁迅、写鲁迅去了。

多年中的多次交谈，我对于他的写作有了一些了解和理解。一个中学时代没有给我留下爱好文学和写作印象的同学，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实感意外。

《飞鸣集——鲁迅辨析》是壮波计划中关于鲁迅的第三部作品。他一定要我为书作序。我虽然也读过鲁迅，崇敬鲁迅，但没有作过研究，怕力不从心，不敢受命，建议他请个名人。但他说：“与其托人请个不相识的名人言不由衷地转述作者想说的话，还不如找老同学写点东西，说几句实实在在的话。”他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推辞什么呢？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自觉维护社会治安，惩恶扬善，恪尽职守，那是分内的事。但作为一个文化圈外的“外行”，对精神世界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天空是否蔚蓝、流水是否清澈，也十分关注，对文化多元化裹挟而下的污泥浊水深恶痛绝，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特别是敢于与某些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论辩，而且有观点、有看点、有亮点，这是怎么了？据了解，全国警察数以百万计，还没有人写这样的作品。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民警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人民公安报》曾于2013年5月3日以《一位老刑警的“鲁迅”情缘》为题做过报道。这是对一个警察辛勤耕耘的肯定和褒奖。

国家需要旗帜，文化领域同样需要旗帜。在长期革命奋斗历程中，我国人民选择了自己的旗帜。在文化领域，鲁迅礼赞太阳、追求光明、激浊扬清、维护正义，他是当之无愧的精神标杆和文化旗手。

进入21世纪，不承想在某些专家学者的圈子里出现了一波闹闹哄哄、乱象丛生的评价鲁迅的热潮。有的人对鲁迅的批判乃至攻击、歪曲，匪夷所思，出人意料。且不说有的“研究家”剑走偏锋、运思良苦地拿“性”、收入、脾气之类的话题说事儿，有人苦心焦虑地“发掘”、“演绎”鲁迅的“污点”，求证他不配旗手称号。由于鲁迅成了共产党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一些研究家认为是“晚节不保”，称他为“病中鲁迅”、丧失了“自我”的鲁迅。特别是，由于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文化革命的主将、民族英雄，一些研究家认为那是为了“利用”他才“神化”他，鲁迅是“意识形态化”的鲁迅。“神化”鲁迅的毛泽东“挨骂”，被毛泽东“神化”的鲁迅也该顺理成章地跟着“挨骂”。而又有看似“捍卫”鲁迅的“公允”文字，其弦外之音却令人费解。剥开纷繁朦胧的现象外壳，露出的就是赤裸裸的本质。有人“捍卫”鲁迅，与有人否定鲁迅一样，都不过是虚晃一枪，作者看到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暗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骨子里是宣扬个人主义，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借钟馗打鬼”。而一些有头有脸的党员居然还推波助澜。

暗夜明星瀚海灯，昔今高矗大旗红。
鷄鸡射影拾牙慧，战士执戈蹈火冰。
舞剑项庄心险恶，捉妖刑警魄峥嵘。
人间正道沧桑势，怎教瓦釜沸黄钟。

不平则鸣。这名人民警察，不甘心焚琴煮鹤、虚讹伪劣的行为得逞，按捺不住“飞鸣”的冲动了！深层动因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深挚的爱，崇尚真善美而目不糅沙的冰雪肝胆，为探求真理而孜孜不倦地学习进取的精神，探幽析微、深入浅出、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埋头钻研、滴水穿石的韧劲。如何鸣呢？他开始了全面深入地解读鲁迅，也剖析针对鲁迅的奇谈怪论，进而秉承唯物史观写鲁迅的“十年面壁”生涯。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了底气，与权威专家学者“对话”就不算“班门弄斧”了。“十年磨一剑”，磨成了，剑是锃亮的；“飞鸣”了，鸣声胜于某些“阳春白雪”，至少在平民百姓耳中是很动听的。

他殚精竭虑、劳神破财地写书、出书，不是瞄着出版界市场来的。如何评价一部作品的价值？要看作品的内涵。这类作品的内涵是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听权威之人怎么说、学者名流怎么说固然重要，而听生活在社会中的、对社会有着切肤之痛感受的平民百姓怎么说，更为重要。壮波写书，不是为了与某些权威较劲，也不是把作品当“商品”，而是凭着一份社会责任感、一腔热血、一颗激跳的道德良心，袒露一个普通平民百姓的情感和是非认知。他写成的书，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想说而往往说不清、说不深、说不透、说不系统的肺腑之言。他写的一页页的文字，可能像一片片普通的叶子。但它已经被捡了起来，成为独树一帜的标本，上面大写的是平民百姓以及与平民百姓呼吸相通的人的心语。从这个角度，无疑也展示了一名转业军人的本色，一名人民警察的本色，一名共产党人的本色。

说他的“剑”是锃亮的，“鸣”得胜于“阳春”，大写了平民百姓的心语，并不是我的独到见解。一个与作者素不相识的诗人在寄给他的长诗《拜读你的作品——致冯壮波先生》中，以酣畅、犀利的语言解析了冯壮波作品的内涵与外延，评价得中肯而有艺术。诗人热情洋溢地称赞作者道：

透过炫目的麒麟皮，
竟能精确地辨出蛛丝般的马蹄印；

隔着弥漫的烟火，
竟能敏锐地认出谁是鲁迅忠诚的子孙。
挺立在默默无闻芳草连天的黄土地，
竟能犀利地洞察遥远的意识形态领域那招摇过市得意忘形的阴魂。
我像是看到一位大智大勇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
使命在肩，光彩照人。
坚守人民大众的文化阵地，
意志坚如铁，奋力不顾身……

在他的博客中，我还看到一位网民说：“我是搞传媒的。冯先生的书不是八股腔，而是当下‘主流’奇缺和社会需要的思维创新、思想火花。”

写书不易，写“针对性强”、“锋芒毕露”的书更不易，出版这样的书尤其不易。作者不仅必须有勇气、有担当，还需要博学多识，特别需要有真知灼见；当然还需要遇到具有伯乐慧眼的出版社，一页页墨迹才能结集成“书”。一个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看了他的书后致函说：“非常敬佩你克服各种阻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如此种种。这或许是从社会性、思想性和创新性特点上对壮波的书所作的点评。

读过他的书的人，无不感受到其内涵之博大深厚，剖析论述之透彻犀利，文辞文风之活泼灵动，篇篇都体现出作者视野的高远、目光的敏锐、观点的鲜明、思维的缜密、思辨的纵横捭阖，颇有鲁迅之风，以及福尔摩斯般的大气、睿智与幽默。读他的书，对比那些泼污鲁迅的文字，你会更深刻地理解鲁迅那句“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之精髓；也会油然想起杜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诗句，多么尖刻而贴切地道出了那些沐猴而冠的跳梁之徒与凌云照世的丰碑巨匠间天壤之别的历史地位啊！冯壮波的书的确值得一读，你会被吸引住，并会感受朗月清风、收获真知灼见。

最后，以一阕《摸鱼儿·与泼污鲁迅者辩》词作为这篇不像序的《序》的结语吧：

丰碑矗，大旗凌空，民心时势熔铸。
坐享先贤翡翠茵，伊人牢骚满腹。
妒红绿。
暗帷幄，巧祭霜刀摧碧树。
自封坛主。

隔着弥漫的烟火，
竟能敏锐地认出谁是鲁迅忠诚的子孙。
挺立在默默无闻芳草连天的黄土地，
竟能犀利地洞察遥远的意识形态领域那招摇过市得意忘形的阴魂。
我像是看到一位大智大勇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
使命在肩，光彩照人。
坚守人民大众的文化阵地，
意志坚如铁，奋力不顾身……

在他的博客中，我还看到一位网民说：“我是搞传媒的。冯先生的书不是八股腔，而是当下‘主流’奇缺和社会需要的思维创新、思想火花。”

写书不易，写“针对性强”、“锋芒毕露”的书更不易，出版这样的书尤其不易。作者不仅必须有勇气、有担当，还需要博学多识，特别需要有真知灼见；当然还需要遇到具有伯乐慧眼的出版社，一页页墨迹才能结集成“书”。一个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看了他的书后致函说：“非常敬佩你克服各种阻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如此种种。这或许是从社会性、思想性和创新性特点上对壮波的书所作的点评。

读过他的书的人，无不感受到其内涵之博大深厚，剖析论述之透彻犀利，文辞文风之活泼灵动，篇篇都体现出作者视野的高远、目光的敏锐、观点的鲜明、思维的缜密、思辨的纵横捭阖，颇有鲁迅之风，以及福尔摩斯般的大气、睿智与幽默。读他的书，对比那些泼污鲁迅的文字，你会更深刻地理解鲁迅那句“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之精髓；也会油然想起杜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诗句，多么尖刻而贴切地道出了那些沐猴而冠的跳梁之徒与凌云照世的丰碑巨匠间天壤之别的历史地位啊！冯壮波的书的确值得一读，你会被吸引住，并会感受朗月清风、收获真知灼见。

最后，以一阕《摸鱼儿·与泼污鲁迅者辩》词作为这篇不像序的《序》的结语吧：

丰碑矗，大旗凌空，民心时势熔铸。
坐享先贤翡翠茵，伊人牢骚满腹。
妒红绿。
暗帷幄，巧祭霜刀摧碧树。
自封坛主。

自序

2001年，笔者在家休闲一年有余。那年夏天开始上网以消闲，无意中知道了鲁迅的出生年月，当年正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头都大了。这样的事，曾经历过一次，那时只能干听、干看，除了偶有自言自语的感慨或激愤，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只能在灵魂深处保留一点想象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往事慢慢地淡化，甚至忘却。当年纪念坛上唱主角的和如我这般感慨和激愤的看客越来越少，鲁迅从中看到的是什么？国民的麻木！当一个国家连看客都没有的时候将怎样？我想，这样的假设应该是不成立的。进入暮年，想不到在21世纪又看到了关于鲁迅的热议，甚感欣慰；而在热议中看到的是一个与以往心目中不一样的鲁迅，又觉得很诧异。

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其实不只是对鲁迅，而是对所有具体人和事的认识都是动态的。或从肤浅到深化，或从片面到全面，或从肯定到否定又从否定到肯定。无论是什么人，认识、评价鲁迅，无不涉及与鲁迅相关的人与事，无不反映论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由于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在一些人的笔下，他被“神化”、被“利用”。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像他们那样贬低鲁迅、诋毁鲁迅、打着鲁迅的旗号篡改鲁迅、歪曲鲁迅，是不是也是在“利用”鲁迅呢？毛泽东“利用”鲁迅当然不是受谁的指使。而他们是受谁的指使“利用”鲁迅批判毛泽东、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呢？如果连指使者是谁都不知道就跟着起哄，按照鲁迅的说法，该是丧家犬了。

在一个共产党执政，尊鲁迅为中国新文化旗手的国度，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教授的评论让我很是吃惊。什么“战友”，简直就是仇敌！什么圣人，连普通人都不如！

看到那些褒贬、攻讦、歪曲鲁迅的文章，恍如隔世。虽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突然间感到自己很幼稚、很无知、很肤浅，真是少见多怪！思想文化界原来如此多彩，按时髦的说法是“多元”。我看不出不同“元”之间平和的探讨或辨析，原以为“多元”间的冲突与斗争已经“熄灭”甚至“淡化”，但看来那不过是个人的主观愿望或者说是错觉而已。

读了几年书，工作了几十年，毕竟没有生活在“世外桃源”中。即使在家闲居，也无法跳出红尘。“烦恼丝”虽然日渐稀疏，所剩无几，也没有修行成为木石，还是有一点是非感的。是他们激活了我内心深处那点想弄清是非的欲望。与其做看客还不如参与；与其光听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说，还不如自己说。毕竟，“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

鲁迅研究曾是我心中的圣地，只是遥望而不可企及。一帮学者竟公然恣意糟蹋！狂妄中难掩那面目的狰狞，得意中显示的是不可一世，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被他们激怒了！尤其让我愤怒的是，有头有脸者的纵容，不该沉默者的沉默。愤怒，不能只是粗鲁而粗暴地骂街骂娘！那，谁都会。愤怒，激发了花甲人的写书欲。愤怒，转化成了力量，这力量比铁硬比钢强。什么沉默是金，见鬼去吧！那是懦夫的箴言，是强权的奢望。奈何桥上狭路相逢，冥冥之中有此一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是祸、是福，是荣、是辱，由它去吧！

越想释疑解惑，就越想透彻地了解鲁迅、充实自己，因此开始了重读鲁迅的历程。偶有心得体会，在兴头上还写了一些不成文的文字，发发议论，给无聊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写到顺手和得意的时候，还有几分快意，使精神得到舒缓。有的稿子写成后也向报刊投过，但无一被选中。自知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无力与谁“争鸣”，只偶尔找出来欣赏一番，自娱自乐，或者改动几个字以求自我完善。几年下来，竟有几十篇之多。能力所限，做不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扪心自问，还是做到了鲁迅提倡的“直抒己见”、“吐露本心”。这些闲散的文字，说不上“系统”、“全面”，对于别的人可能算不了什么，也未必能够入某些文人的法眼。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尊崇鲁迅的老刑警花费时间和精力辛苦写出来的。

伟人也是人。一些人之所以被认为是伟人，是因为他们对于民族、国家的独特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历史性的贡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英雄人物、灵魂人物是民族的、国家的“名片”。当他们被涂抹得神不神、鬼不鬼，甚至是恶魔，可以任人歪曲、诬蔑、亵渎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希望也就渺茫了。“社会评价”甚至在庸众之下，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而言，则是一种悲哀。这种悲哀必定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

毛泽东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我的这点文字，表达的也仅仅是对于鲁迅的一点感觉而已，远说不上理解。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中国人的眼里到

底有多少个鲁迅，估计不出来。在当前文化、思想“多元化”的社会，每个人的眼里恐怕也只能有一个鲁迅。笔者只想说出自己心目中的鲁迅，这或许与有的人不同，甚至相悖，也肯定与有的人相近。不能说“当代鲁迅”和一些“优秀的青年研究者”眼里的鲁迅才是鲁迅，一个在家赋闲的老人眼里的鲁迅就不是鲁迅。

鲁迅在《坟·自序》中说：“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

时下，“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的“有些人”，他们表现的顽强程度远远超出了想象。这些“感觉鲁迅”的文字，在无缘见诸媒体时，自然不能使那些人时有小不舒服。近些年，我偶尔把其中的篇章放到博客上，有的人看了还真不舒服，不是骂，就是砍。想不到，也有夸的，这倒让我小有舒服，很受鼓舞。别人看了舒服不舒服不重要，对于我，重要的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想到年龄不饶人，趁现在还有一点精力，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攒成了这本《飞鸣集——鲁迅辨析》，也只是想表明“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这种“飞鸣”，不像虎啸狮吼那样地动山摇、震撼人心，也不像百灵鸟的歌声那样清脆悦耳、适情怡性，虽然明明知道有人憎恶这种声音，但不管是什么党、什么派，还是无党无派的人，不能不说这也是人的一种声音。

笔者自谓不是文化人，也没有想过当文化人，怕玷污了文化的贞洁。由于拙作与学界的一些名流相左，深知出版起来很不容易，也曾经怀疑过今生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尽管如此，还是想写的时候就写。正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得以读鲁迅的书，并思考与鲁迅相关的问题。想不到，这些为《麒麟皮下的马脚——话说〈话说周氏兄弟〉及其他》、《不平则鸣——与周海婴父子谈鲁迅》的写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两本书的出版，又燃起了我再出版一本新书的欲望。

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飞鸣集——鲁迅辨析》不应该被排除在“多元化”之外，而应该作为某“一元”汇入其中。即使没有存在的价值，也有存在的理由，以其出版证明“百家争鸣”的真实，看看一些鲁迅研究家对有悖于他们的“非主流”意识是否“包容”，验证一下他们是真的正人君子还是伪君子。

书稿写成后，得知初中同班同学潘振同刚刚完成中央办公厅历史的编写任务。他的文化功底比我深厚，视野比我开阔，于是，便请他作序。老同学很认真，对全书进行了编辑、校正。经他审定，顿感全书增色。

老同学作的《序》，充满了对同学的“赞和”。我知道那不是恭维，他不需要恭维我。序作展现了同学间情感的热烈、真挚和鼓励，表达的是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之意。

书稿确定出版后，送给我在部队服役期间就非常敬重和深受官兵喜爱的著名军旅作家、诗人石祥同志，他欣然题写书名，我把这看作一个部队老首长对一个退伍老战士的殷切鼓励。

多年以来，在写作与出版过程中还一直得到了一些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不同年龄和阶层人士的不同形式的帮助和鼓励，他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是他们让我感到自己并没有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这是一种怎样的情谊？！又是一种怎样的激励？！我今后所能够做的，就是只要能写作，就不会辍笔。我不想让那些帮助和赞同我的人们失望。

作 者

2014年5月

目 录

要读点鲁迅	(1)
要写点鲁迅	(4)
“鲁迅研究”与“阶级分析”	(7)
关于“新中国为何出不了鲁迅”的思考	(16)
毛泽东与杂文的“坎坷”	(40)
毛泽东评论鲁迅以后	(45)
鲁迅与共产党	(50)
鲁迅与政治	(57)
再说鲁迅与政治	(63)
鲁迅：伟大的思想家	(70)
从“骂鲁迅”谈起	(74)
什么时候骂鲁迅合适？	(78)
鲁迅的“骂人”	(80)
由鲁迅不骂谁说起	(82)
鲁迅的“好斗”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86)
鲁迅的“褊狭”	(96)
鲁迅的“孤僻”	(100)
鲁迅的“多疑”辨析	(104)
鲁迅的价值	(107)
鲁迅的幸与不幸	(110)
鲁迅应该如何对待朱安？	(113)
兄弟失和，看周氏兄弟的观念与人性	(126)
鲁迅不愿意当刺客刍议	(155)
中学生读鲁迅怎么了？	(160)
文学与“纯文学”	(165)
鲁迅研究与“纯学术”	(174)
读《胡适的“脾气”》 说鲁迅的“脾气”	(178)
鲁迅与胡适：不同的个性论者	(184)

鲁迅该不该抓胡适那“一点”？	(194)
鲁迅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怨敌？	(197)
看敬文东博士如何对鲁迅“费厄”	(203)
鲁迅有朱大可那样的“孩子”吗？	(215)
鲁迅：百万富翁？	(223)
鲁迅不“唯上”之一例	(228)
先生、鲁迅与鲁迅先生	(231)
有感于鲁迅的悲哀	(233)
关于《新发现的鲁迅》的一点质疑	(238)
也拿“生命便是第一义”说事	(266)
“鲁迅”自白	(278)
鲁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305)
跋·俺不是“文革余孽”	(332)

要读点鲁迅

在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的年月，听说他老人家就有“读点鲁迅”的讲话。对于这个“指示”，坦率地说，当时还真没有放到“最高”位置上，也没有格外上心。同许多战友相比，觉得笔者这个读了几年高中的人，已经是读过不少了。那时候读鲁迅远没有读“毛著”，读“马列”用功和用心。再说，手头上鲁迅的书也少得可怜，只能说是聊胜于无。虽然书不像现在这么贵，但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舍得花钱买——在窝头与书之间，窝头当然是首选。

知道鲁迅，读过鲁迅，是在上中学时。读鲁迅不是因为鲁迅的伟大，而是因为鲁迅的文章上了课本。经老师讲解，才知道鲁迅原来不姓鲁，也不叫迅。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至于笔名，也仅仅理解为不是真名。几年下来，通过老师讲课，对鲁迅其人、其文就有了些许印象。所谓印象，是说远称不上“懂”。现在看来，由于中学教育把鲁迅引入课堂，加上崇敬鲁迅的老师把鲁迅的文章讲得有声有色，笔者这才知道了鲁迅，初步认识了鲁迅，继而开始崇敬鲁迅，甚至有了想更多地了解鲁迅的欲望。

上高中期间，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鲁迅小说集》。之所以买《鲁迅小说集》，是因为课本中鲁迅的小说比较多。还买过一本《野草》。买这本书的理由，一是因为它是鲁迅写的，二是因为价格便宜，仅0.29元。由于看不太懂，只随便翻了翻，基本上是束之高阁。1965年春节刚过，我是带着鲁迅的这两本书——当时仅有的关于鲁迅的两本书，走进军营的。那本小说，在文化程度没有我高的战友们的传阅中“丢”了。不过，我也从战友那里“拿”到了鲁迅先生的《坟》。同《野草》一样，虽然读不太懂，也很少读，但仍十分珍惜。十余年中几经辗转，至今还摆在书架上。“文化大革命”中，参加“军宣队”进驻学校，从学生处得到一本《鲁迅语录》，如获至宝。要说像珍爱“红宝书”那样珍爱它，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虽然那是由“群众组织”编辑的一本“非法出版物”，内容不算丰富，但也一直伴随至今。而在那个年月，读鲁迅，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写作文，更不是为了“利用”鲁迅批判谁，也的确没有用鲁迅批判过谁。我关注的是鲁迅先生的思想而不是他怎样写小说、怎样写杂文。在现实的矛盾中，能

够从鲁迅的书里找到慰藉和力量，排遣心中的迷惘和苦闷，也想像个勇士似的直面人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口袋里有了点余钱，在等待从部队转业期间，才陆续购买了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及书信等一些单行本。在这个时期，我的确读了点鲁迅作品，也仅仅是“点”而已，也仅仅是浏览而已，或者说是无聊中的消遣，并没有目的性，更没有想过日后还会写关于鲁迅的文字。即使这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又高大了许多。

鲁迅先生是被誉为“民族魂”的人。在他身后，被共产党当时的领袖毛泽东评价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文化革命的主将、民族英雄。按照一些研究鲁迅的人的说法，那是毛泽东在“神化”他，是为了“利用”才“神化”他。未曾想过，在军阀、国民党统治下经常被正人君子和不三不四的人们骂的鲁迅，在共产党执政的天下，谁还会骂他、污蔑他、攻击他。现在想来，是自己对社会认识肤浅，对人认识天真，没有像鲁迅那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好多事，不会因为自己想不到就不发生，甚至就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多年前，偶尔听到一点对鲁迅不敬的、蔑视的说法，只以为是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无知者无畏”的妄语，等他们长大了，成熟了，“有知”之后，会为先前的言论感到羞愧和悔恨的。这样的事，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也有小青年做过，被鲁迅痛骂一顿之后，清醒了，甚至变成了鲁迅的铁杆“粉丝”。对于这种现象，当时也没有当成多么大的事。因为不是文化圈子里的人，对那里头发生的事自然并不格外在意。

转眼间到了21世纪。在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刚刚学会了“上网”，想看一看“网上”是如何“纪念”先生的。真是不看不知道，原来对先生的评价还很热闹。而有的人对先生的不恭，大出意料。据判断，他们还不是出于“无知”。因为他们已经过了“无知”的年龄，到了“不惑”，甚至是“知天命”和“随心所欲”的年纪。而又有的自以为很知鲁迅，很“公允”的文字，为鲁迅鸣不平的文字，“捍卫”鲁迅的文字，看了也不那么舒服。看着看着，终于发现自己对鲁迅的无知和以往对于学者、专家的迷信。忽然感到，读鲁迅，只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作为个人之间思想的交流，甚至用以陶冶个人情操，是远远不够的。一些人对于鲁迅的评论，并非“纯学术”研究。评论鲁迅，不过是“借题发挥”，拿鲁迅说事。这个对我触动之大是一生中少有的。与其说是触动，不如说是震撼，从而迸发了读鲁迅的强烈欲望。

20世纪70年代初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在“批陈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号召读马列的书。在读列宁的书时看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 583 页)想不到，几十年过后，这样的事情竟然又出现在鲁迅研究中，发生在鲁迅身上。这让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年，一些人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甚至是捍卫者。那时候，把这种现象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想不到，没过多少年，老谱就被袭用，出现了“打着鲁迅反鲁迅”的事。这种现象不但说明“战斗未有穷期”，也说明鲁迅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大得人心。赤裸裸地反对鲁迅是愚蠢的，不会有多少人随声附和。因此，那些反对鲁迅的人们必须学会把自己装扮成鲁迅的拥护者，以捍卫者的姿态出现。

鲁迅说过：“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在鲁迅的事上，要想不受骗，要想不保持沉默，不做看客，就必须与一些鲁迅研究家一起读鲁迅。不仅需要读鲁迅，还得认真地读鲁迅的反对者和往鲁迅身上泼污水的人们。在进入 21 世纪的现在，读鲁迅不是因为毛泽东曾经有“读点鲁迅”的“最高指示”。那样的“指示”或许已经被当成“神化”鲁迅的“证据”而抛弃。当年有的人逼迫着鲁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想不到在 21 世纪，一些鲁迅研究家却迫使我不得不读鲁迅的书。这是怎么了？连我自己也想不到。

2001 年 9 月

要写点鲁迅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读过高中的中国人，读点鲁迅，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写鲁迅，要是在十年前，或许还要久远一点，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心目中的鲁迅似乎是盖棺定论了，很多人研究得很久了，写得很多了。而自己不但没有读过鲁迅的多少书，对于写作也没有多少兴趣，更没有特长，特别是缺乏写作的自信心，即使想写点什么，也感到不知从何处下笔。

说起来，笔者有读鲁迅的兴趣还真的不是因为鲁迅是个文学家。主要是因为对于鲁迅的杂文特别是杂文所承载的思想的兴趣。他的杂文形式灵活，不拘一格，我喜欢。

活得久了，什么事都可能赶上，不想看的事也必须看，不想听的话也必须听。看到的、听到的多了，触景生情，常常有想写点什么的冲动和欲望。考虑到自身的状况，选中了杂文这种文体。我所谓的“杂文”，可能不是学者心目中的杂文。其实是“杂”文，除了语法，没有章法。而鲁迅，又被公认为现代杂文的鼻祖，因此，在学着写自以为是杂文的杂文的时候，也常常读鲁迅及与鲁迅相关的文字。尽管偶有写作，也不过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并没有固定的目标和方向。一个时期，不断听到有人哀叹新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鲁迅。但是，几年里，却未见谁作答。或许有人答了，但视野所限，没有看见，于是斗胆写起了这个题目。这是写鲁迅的开始——与其叫写鲁迅，不如说是借鲁迅写，写些别的，发点儿自己的感想或感慨，与鲁迅并没有什么关系。新中国出不出鲁迅，老先生活着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他死后，出与不出，更不关他老先生的事了。但是，这的确是激发和促使思考关于鲁迅的一个不错的话题。

在鲁迅诞辰 120 周年的时候，从网上看到了不少文章，有“捧”的，有“骂”的。对于“骂”的，先是诧异，冷静地想了以后，倒也觉得正常了。这年头儿的中国，连共产党的领袖、共和国最主要的缔造者毛泽东都“骂”得，谁还“骂”不得呢？何况，毛泽东被一些鲁迅研究家认为是“神化”了鲁迅的“神”。在把毛泽东拉下“神坛”，“还原”为“人”的时候，他们也要把鲁迅“还原”为“人”，即他们认为的那样的人。在他们眼里，“神化”鲁迅的毛泽东自然是罪莫大焉，害得他们殚精竭虑地“还原”鲁